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四回 九紋龍大鬧黑風岡 玉麒麟親下樑山泊

話說大漢和史進鬥到二十個回合，吃史進一棍打在肩膀上，倒了，連一棍，結果了性命。眾人發一聲喊，盡皆逃走。史進也不追趕，撇下棍子，拾起自己那口樸刀，見店中逃走一空，便大踏步走入去，倚了樸刀，開了一罈子好酒，揀幾樣上好的菜，擺上半個桌子，據案大嚼。這回真暢快，酒也灌足，菜也吃飽，推開桌子，搖搖擺擺起身來，走到櫃上，胡亂抓些銀子，擱在身邊，提了樸刀徑走。史進吃得大醉，取路而行，腳步歪斜，身子左右晃蕩，酒在湧上來，真有點打熬不得。走了一段，看看斜日沉山，暮煙四合，景色蒼茫，史進醉眼迷糊，左顧右盼，只待覓個林子歇息。又投前沒多路，身子正晃蕩間，草裡忽地舒出幾把撓鉤，腿上搭個正住，就裡一拖，史進栽倒，草裡鑽出幾個人來，抱頭拽足，此時再也不能擺脫，吃四馬攢蹄捆綁了。史進心上還清楚，知道著了手腳，由他們擺佈，只不做聲。這夥人打個唿哨，把史進扛抬著，徑來一座山上，只聽得有人說道：「俺們軍師算得好計，這廝真的拿了，且候大王爺發落。」便把史進放下，重行綁了，反剪兩手，直推上一座殿宇來。史進睜眼看時，殿上燈光明亮，二人堂堂高坐，上首的是黑凜凜一個漢子，雙睛突出，濃鬚滿頰。一位先生坐在下首，狀貌亦極兇惡。兩傍排列許多嘍囉，手中都執著刀斧。史進被推上來，小嘍囉就吆喝下跪，史進挺立著不做聲。只見黑漢拍案大叫道：「這牛子好生可惡，傷了俺的兄弟，還敢倔強，孩子們快把這廝洗剝了，取他的心肝出來。」左右答應，剛把史進拖下去要動手，下首的先生喝聲：「且住，且把這廝監下了，待收過二大王屍身，明日卻將他碎割活祭。」黑漢道：「軍師說得是！且教帶往後山囚禁。」當下幾個嘍囉攙了就走，史進由他擺佈，只不做聲，攙得一個所在，縛在一根柱子上，嘍囉自去，這裡另有人看守。此間頭目姓李，是本寨大王親信之人，手下也帶領三二十個嘍囉，在此後山防守。二更後，頭目整將入來，只見一人縛在柱子上，赤著上身，緊閉兩眼，一聲不發。史進被捉來時，身上衣服完全，都因囚禁此間，幾個嘍囉起意，將他上身洗剝乾淨，把來均分了。那頭目見史進赤身綁縛，夜裡後山氣候正冷，心裡暗自可憐，整將近前看時，只見他身上滿刺花繡，肩膊胸膛等處，都刺著一條條青龍，不禁暗吃一驚，倒退下來，且自整著。肚裡尋思一回，心裡忽地省起，但有嘍囉在傍，沒做手腳，又不好問話，這便如何？那頭目默做一回商量，念頭有了，便問嘍囉道：「甚時候了？老天怎不發亮？」一人答道：「告頭目，天明遠哩，此時剛打三更。」頭目說：「這卻愁慮人，大王發付這牛子下來，今晚好生任重，俺自思睡了，只放心不下，不敢睡。」嘍囉道：「我們廝守在此，怕他飛去，頭目自睡。」頭目說：「好！俺去睡了，你們小心，這牛子也了得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沒多時，卻又整回來，手中執了一把樸刀，對幾個嘍囉說道：「今夜只是提心吊膽，肚子裡撇不開，想俺是個頭目，擔了偌大干係，須不好玩，必得親身坐守，才可安心。如今放著俺在這裡，你們正好睡覺，待過一個更次，卻來接替，那時天快亮了，不怕這廝插翅飛去。」道罷，掇過一條板凳，近柱子放下，坐了，把那口刀倚在身傍，燈光底下，眼睜睜只注定綁的。嘍囉誰不貪圖省力，聽了好生快活，齊說恁地也好，便一擁而出，各去做他清秋夢，若有差失，有擔當的在彼，不乾己事。這裡頭目暗自欣幸，坐有半個時辰，卻起身來，走到史進跟前，拍著他的肩頭，輕輕問道：「你叫甚姓名？可說將來。」史進睜眼叫道：「老爺又不和你論親，問鳥的。」這頭目沒做提防，倒吃一嚇，連忙喝教：「低聲，若是耍命的，快快告訴與俺，教你脫難。」史進見情狀認真，便道：「要知姓名，但看俺身上刺的。」那頭目道：「早看過，你不是九紋龍史進麼？」史進點頭。那人慌忙動手鬆綁，把史進放了。史進覺全身麻木，又是寒冷，便溜蕩一回手腳，氣血都活了。那頭目看一看，教且少待，俺去去便來。史進悶坐，肚裡卻尋思：「此人好蹊蹺，端的因何將俺釋放？」忽聽得門兒微響，那人已走入來，背後跟著一個嘍囉，史進慌忙起身，握定拳頭。卻聽得那人說道：「休要驚慌，這是俺的心腹。」上來就把一套衣服給史進穿了。嘍囉送上一盤牛肉，一大壺熱酒。史進正饑，接來吃個罄盡，又暖又飽。便向那人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何方人氏？俺與你素昧生平，因何如此相待？」那頭目低聲答道：「俺是北京大名府一個畫匠，名叫李昭良的便是。俺的師父王義，因犯了彌天大罪，大名的官府不講情理，將俺砌做同黨，要拿捉俺問罪，吃俺知風逃走了，卻來這裡落草。」史進道：「大名東關土地廟隔壁，有個王義的徒弟，莫非就是你來？」李昭良答道：「正是。俺自逃走出外，且喜無家室之累，一身飄蕩。那日在山下經過，嘍囉們欺俺孤單，上來打劫，都吃俺打敗，惱動大王殷泰，親自出馬，將俺捉上山來，因見俺出得幾路手腳，相勸入夥。那時俺自念今日無家可歸，官司又緊，只索答應了，權且棲身於此。」史進道：「你倒會說話，怎說權且，你已做個頭目哩。」李昭良歎口氣道：「這是實話，不知怎的，那大王十分看覷，教俺當個頭目，心裡實不願意。常見他們姦淫劫掠，殺人放火。乾的都是不仁不義的勾當，但恨沒法阻擋，自願躲到這後山來，使得身心清淨。」史進道：「恁地，你倒是個好男子！可惜和這夥毛賊廝混，一世沒得出頭。不如隨俺上樑山泊去，俺哥哥宋公明須不是這等人。」李昭良便向史進倒身下拜道：「若肯提攜時，小人沒世不忘！」史進道：「休說廢話，俺奉公明哥哥將令，正要尋你的師父王義，如今他在何處，你知道麼？」李昭良道：「小人當日逃走出外，也曾遇見過一次，他把犯事原由相告，因此得知九紋龍大名。俺們師徒臨別時，他不曾告訴去向，但說九紋龍如何英雄仗義，倘沒得過時，可投奔梁山泊去。小人常記在心，只緣無門可入，不想今夜在此相會。」史進聽得王義不知去向，連連跌足，說道：「恁地休得兜兜搭搭，俺就和你殺將起來，把這夥毛賊都砍了，卻隨俺上樑山泊去。」李昭良搖手道：「且慢，這殷泰好生了得，須索想條妙計，不可鹵莽動手。」

原來此山名叫黑風岡，山上為頭的強人，乃是弟兄兩個，哥哥喚做撞天塌殷泰，兄弟叫做鑽地鬼殷春。都是趕車出身，只因打死人命，官中追捕得緊，逃來此地落草。弟兄兩個都好武藝。殷春善用渾鐵點鋼五股托天叉，殷泰更比兄弟了得，使的兩柄板斧，數十人近他不得。兄弟二人自佔據這座山岡，聚集得三五百小嘍囉和一位先生，打家劫舍，姦淫婦女，無惡不作。這先生複姓萬俟，諱個德字，本是個不弟秀才，武藝平常，計謀卻好，山寨裡奉為軍師，都聽號令。萬俟德出主意，在離山三里之遙設下一所做眼的酒店，教殷春守把著，凡見過往有些油水的，便暗通消息，半途中抄出攔劫；或用藥麻翻了，抬上山寨裡搜去金銀，把人剝做幾段，拋向巖壑中喂那野獸。這樣不知害掉多少性命，不想卻值史進今日到來，也算天理昭彰，一動手就把殷春打死。小嘍囉逃得性命，報到山上，殷泰大怒。萬俟德教在要路埋伏，捉來時與二大王報仇，史進果然入彀。再說史進當時就欲動手，李昭良告了個備細，要做一回商量。史進哪裡肯應，說道：「誰耐煩商量長短，趕快殺將起來，使睡夢中不做提防，多麼脫辣乾脆。」李昭良拗不過，只得引史進出來，到兵器房裡揀了一條好樸刀，那個心腹也執了器械。李昭良左手高擎火把，在前帶路，就從後山殺出，嘍囉們睡夢中驚醒不知甚事，急奔將出來，史進手起，早搨倒好多個。嘍囉驚叫，合寨登時大亂。撞天塌殷泰在房舍裡，正擁著一個婦人好睡，突被喊聲驚醒，一聽是鬧奸細，還當了得，慌忙起身，只穿得一條褲子，手搭雙斧，飛躍而出。史進一路殺將來，正撞見撞天塌殷泰，兩人接住便鬥。殷泰雖然勇猛，卻仗的一身蠻力，怎及史進那口刀變化，不到十個回合，右臂上吃著一刀，一把板斧脫手。史進矯捷，連一刀，砍去半個腦蓋，跌倒於地。此刻天色漸明，史進更看得清楚，對準殷泰肚腹下又連搨幾刀，把下半身搨得稀爛。萬俟德聽得全寨大亂，料知事情不妙，還是快走，一手仗劍，一手提個包裹，奔逃出外時，恰巧撞到史進，喝聲：「毛賊待向哪裡走？」只一樸刀，連肩帶背，砍倒在地。史進一腳踢開屍身，揮動樸刀亂殺，誰禁得住這頭大蟲，都倉皇逃命，只恨爹娘生得腿短。李昭良在後叫道：「要命的快丟下兵器，俺們自做主張。」眾嘍囉聽得的，盡都丟掉槍刀，跪在地上。李昭良道：「殷泰、萬俟德都已伏誅，首惡已除，須不干你們事。」史進按刀說道：「說得是，俺再不殺你這些癩狗。」眾嘍囉縮了手腳，誰敢做聲。李昭良當眾指定史進，說道：「這位是梁山泊頭領九紋龍史大郎，奉宋公明替天行道，專除惡人，不殺無辜，俺今便相隨而去，你們如願入夥，可做一處走；不願的給發銀兩，自尋生路。」說罷，眾嘍囉齊稱願往。李昭良一看，除逃的殺的不計外，尚留半數，便教起來收拾。又揀取十多名，分撥往各處搜檢；又放出被搶來的婦女，押到外面，按名散給銀兩衣服，令自行回家。李昭良發放完畢，命將剩餘的金銀細軟捆載起來，又趕出一群驃馬，盡行押著下山。山上卻放起一把火，把寨柵燒做灰燼。

一行人眾下了黑風岡，跟隨史進往梁山泊進發，一路無語，直抵李家道口，李昭良等下在酒店裡。山寨定例，凡來投奔入夥的，都有分例酒食，眾人自吃，史進卻去告稟宋江知道。宋江正悶得慌，忽見史進單身回來，兀的一驚，忙問：「燕青何在？」史進從頭訴說到底。宋江怒髮沖冠，立刻要去攻打大名府，救取燕青。吳用在傍勸道：「兄長息怒！史大郎黑夜倉皇奔走，未知究竟，且待戴院長回山詳報，再做商量未晚。」宋江道：「也說得是！諒大名府的官吏，誰敢就將燕青傷害。」便教史進引來人上山。李昭良見了宋江，倒身便拜，說些仰慕的話，從容應對，全無粗惡之形。宋江很喜，就教他充個大頭目，同相隨來的一班嘍囉，都歸史進統率。李昭良拜謝自去。吳用沉吟片刻，對宋江說道：「弟想起一事，此人不是王義的徒弟麼？石碣亭中四壁，何不就命他裝畫，也完了這件公案。」宋江稱好，便傳令教李昭良剋日動手，在石碣亭中畫壁，將來四壁完成，自有重賞。李昭良奉命，小心著意。自去裝畫不提。

卻說盧俊義得到燕青失陷消息，心中好不焦急。那日聽得戴院長回山，盧俊義連忙趕去，只見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、林沖、柴進、花榮、史進等都在那裡。盧俊義且坐下了。但聽戴宗說道：「史大郎動身時節，我本約他趕上前途相會，一同回山。不想當日大名城講動此事，三三兩兩，人言各殊，沒個確實的消息，只得耽待下來，暗中仔細刺探，因此落後了。燕青和丁九郎兩人，如今都下在大牢裡，合城防備很嚴，此事實是段孔目半夜告密，設下害人陷坑。丁九郎並不知情，他也在牢中受苦。梁中書因鑒盧員外前事，不敢就將燕青殺害，卻申文東京，說燕青是盧案要犯，曾經射死解差董超、薛霸，罪大惡極，應請派員迎提至京，勘問正法。」盧俊義聽畢。當時心急如焚，便欲親自下山，吳用勸道：「員外休性急，漏了風，便救不得，即今再教戴院長走一遭，待得到確報時，前往救取未晚。」盧俊義覺得不差，且耐性兒等著。過了幾日，戴宗回山，探得東京派出一員將官，帶領兩員偏將，數百軍馬，至大名府迎提燕青。這將官名喚拔山力士高沖漢，是高俅的心腹，生得身長九尺，膀闊腰圓，面如藍靛，力大無窮，善使一頂溜金寶鑣，數十人近他不得。盧俊義怒氣填胸，就欲前去截劫。宋江道：「何勞員外親自出馬，只教林沖、史進各領五百嘍囉，去要路上等候好了。」盧俊義不應，堅執要去。宋江又勸。盧俊義道：「兄長不允，小弟也匹馬單槍自去。」本來盧俊義愛燕青如子，有好幾重恩義，同上山寨以後，情愛更深。如今燕青失事，只急得他坐臥難安，恨不立刻救將來才好。宋江見說，不好再勸，便道：「端的員外要去，便與林沖、史進同行。」盧俊義大喜，立刻換上衣甲，親隨的帶過馬來，綽一桿爛銀虎頭槍，林沖、史進也各自繫束，執了兵器，騎了馬，一千名小嘍囉跟隨，徑下山寨而去。盧俊義去後，宋江便令武松、石秀引五百嘍囉，前去要路埋伏接應。又令撲天鵬李應將引馬軍三百，王英、扈三娘為副，斷後接應。

再說盧俊義同林沖、史進取路趨行，向大名方面而進。不止一日，那日行抵一處，坦蕩蕩一條大道，探路的報說，這裡地名燕來坡，距大名約五十里之遙，乃是上東京的大道。盧俊義聽到燕來二字，心思一動，便教就此處停下，只留幾個哨探的在外，餘皆去樹林中埋伏，只待燕來。不到半日，早望見前面煙塵滾滾，一簇軍馬趕來，盧俊義叫一聲：「僥倖。」便與林沖、史進各按兵器，沖出林子，嘍囉兩下分開，橫列道上。盧俊義挺槍勒馬，史進居左，林沖居右。待軍馬近前，迎頭看時，當先馬上一將，全身披掛，手執大刀，後隨三五百兵卒，擁定兩輛陷車，正在前進。林沖挺矛躍馬，大喝道：「前邊聽准，梁山泊豹子頭林沖等候多時，會事的快留下人去。」那將官狂叫道：「殺不盡的草寇，正要拿捉你們，卻自來送死。」林沖大怒，挺蛇矛便刺，那將舉刀相迎，只三五個回合，林沖手起一矛，刺落馬下。史進叫聲：「爽快！」舞刀殺將過去，軍士怎生抵敵，發聲喊，棄下陷車，一齊逃命。盧俊義一見得手，催動馬匹，眾嘍囉蜂擁上前，待打開陷車看時，哪裡是浪子燕青，只兩個蓬頭垢面的囚犯。盧俊義呆了。林沖不知所措。兵士一陣逃竄，盡行四散。史進回馬便呼「燕青」，不見答應，又叫「丁九郎」，也沒聲息。史進奇了，跳下馬來看時，只兩個蓬頭垢面的囚犯。史進圓睜怪眼，拔出腰刀，擬准那兩個囚犯喝道：「你們端的是誰？要死的休說實話。」只見一個戰兢兢答道：「我……我們是……是大名府牢裡的死囚，不知為甚因由，梁中書要押我們上東京去。」史進道：「住！俺今問你，曾有個浪子燕青解去東京麼？」那人回說不知。又一個囚犯道：「我們起解時，只知另有一批人犯抄的小路，也押解上東京去。」林沖叫道：「盧員外，俺們中了計也！」盧俊義點頭應道：「遮莫是移星換鬥？」史進聽說，怪叫起來道：「恁地可惡，這兩個囚徒也饒恕不得！」把來一刀一個殺了，插好腰刀，立刻上馬。盧俊義便分一半嘍囉與林沖，自同史進急速取小路追截。